

死亡

死亡

那天是我第一天来这家关怀医院上班，护士长给我安排的活儿不重，别的护士要照看10个病房，我管5个就好。她还跟我说如果有处理不了的事，比如病人争斗、有人呕吐什么的，找王护士就好，她是个脾气顶好的人，处理这些也有经验。我一声声答应着，心里面却暗笑：这些病人都年老体衰的，要是还有跟人争斗的劲儿，也不至于被送到这里来。上次我来应聘的时候，发现我的简历孤零零地搁在桌上，不像其他医院的人事部门，简历堆成一厚摞，要找也得半天功夫。难道这里是只鸟不拉屎的烂地方，所以才会月薪四千都招不到个人？最忘不了的就是护士长的兴奋劲儿，她不停地跟我说什么临终关怀是人生的终极关怀，什么人要优生更要优死，什么各大高校的志愿者都过来献爱心，拜托我是来挣钱的不是来奉献的，您说说年终奖金和休假好不好啊！但工资是王道啊，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签了字，也就这样半个月以后我来上班了。

早上是要先查一遍房的，王护士带着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转，交代些基本的情况，张大顺从昨天开始神志不清，李老栓家属比较苛刻等等，我一条条记在手机里。前四个病房里的病人还好，有的是卧床不起面色青白，也有的能躺着和我们打个招呼，还有的颤巍巍地想坐起来，我们赶紧抢过去扶他躺下，“不用了不用了您躺下歇着吧，要是想坐起来我来扶您！”有个老爷子原来是溥仪的侍卫，最离奇的是他满口日本话，让人怀疑他以前是汉奸。谁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宅在寝室里看的日本动画没用？我勉强听懂了他说的，翻来覆去就一句，“我是个不中用的家伙，请多多指教！”这老爷子，不知道他当年在长春吃了多少日本人的亏，得了绝症住进关怀医院，满嘴嘀咕的还是这些。转完以后感觉还好，临终关怀嘛，不能指望像老干部活动中心那样，一群鹤发童颜的老头子凑在一起搓麻将。虽然我心里有点堵，但看起来不用每天给人扎针输液，看他们那血管，长着老年斑的皱皱巴巴的皮肤上窄窄的一条青色，像是悬在皮肤上的，怕是五号针也扎不进去啊。

刚从第四个病房出来，我们就听见隔壁屋里一个女声在怒骂，不像是刚才听惯了的衰老的声音，而是地道的中年妇女的京味骂街。我心里打了个寒战，第五个病房不会就是这件吧！想必这是个挑三拣四的家属了，可别让我摊上她。正想着，王护士紧皱眉头满脸嫌恶，一指这个神秘的房间，“小周，这是第五间。”

一进门，看到一个胖大老太太正坐在床上，指着一个护工呵斥。这家医院想必是招不到那么多护士，雇了许多护工做些杂活，比如给病人洗脚，喂病人吃饭。眼前的这个护工是个五十多岁的女

人，穿着显出土气（护工是没有制服的），想来是附近的农妇。她被骂了也不能吭声，一脸苦相地站在角落里。那老太太正骂得起劲：“你们这是安的什么心啊！你们这不是想谋害我吗！我是招你们惹你们了，你们就这么想让我死啊！”突然她转过头来看见了我们，我第一天上班，没配上合适的护士服，所以还是便装，她估计把我当成了志愿者，“同学同学你来得正好啊，你倒是给评评这个理啊！”——我心里还窃喜一下，心想自己果然还年轻，这疯老太太都看得出——“哪有这样的地方啊，每天给人喝的都是洗脚水啊！我已经整整一个月，没吃饭，没喝水。没刷牙，没洗脸。没梳头，没洗脚。没……”她越说越急，一下子喘起来，我们连忙过去扶着，“您别激动，别激动！”王护士挣扎出一副天使笑，“您说，是谁欺负您的？我们给您收拾他！”我一面感慨王护士果然专业，我这两周也看了些临终关怀的资料，知道人脑萎缩以后常生臆想，顺着她说就好，比如她说“老王是坏蛋！”，你就要说“我已经把他轰走了！”如果你跟她辩论说老王品行优良是共产主义的好战士，反而会纠结不清。但另一面我又怀疑医院给的白开水确实够差，虽然这老太太头发只是花白，脸上大有红光，实在不像一个月没吃饭的。

我正胡思乱想，那边老太太却骂得更狠了：“你说能有谁！不就是那群人！那帮XXX的XXX！”

（此处省略京骂国骂若干）然后她声音戏剧性地减小，“他们就住在后面。”——她指着我们刚去过的那几间病房的方向——“他们是政府派来的，是中央派来的。唉，也不能怨人家医院，他们也做不了主啊。”突然她声音又高起来，“但他们凭什么这样啊！我是工人阶级啊我，凭什么就不让我活啊！他毛泽东欺负我，他周恩来欺负我，他们两个都死了啊，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啊，怎么这些人还不放！过！我！啊！”

王护士自知失策，正在旁边不停地说“您消消气，没有那些事儿，那些人都被赶走了！”突然屋外脚步杂沓，进来了许多人。第一个正是护士长，她带进来的是一群年轻人，衣着光鲜，笑容灿烂，是正版的大学生志愿者。护士长四十多岁年纪，满脸的精明强干，一边走一边讲着，“我们的目的，就是尽可能让老人有尊严地幸福地度过最后的生命历程，有尊严地幸福地死去……”那边老太太早看到她，大嚷起来：“护士长！你个杀千刀的XX！”

众学生都怔住了，护士长也呆若木鸡，看来以前老太太发作没这么厉害。王护士知道事情搞成这样她要负些责任，说要查自己管的病房去，向护士长打了个招呼，转身从学生中间挤过去，一溜烟走了。护工怕护士长怪罪下来，又怕这老太太再骂出什么“毛泽东”“周恩来”，本能地挡在她面前，跟护士长一边说话一边摇手，“算了算了，让学生们换个屋去。”满脸的战战兢兢。老太太见那护士挡住自己，更加愤怒，向学生们说：“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啊，你们来评评这个理啊，他们这是不让人说话啊，你说说这个XX，”她指着护士长，“凭什么别人都换新暖壶了我们屋就用旧的啊，你以为我好欺负吗？”不少男生女生张大眼睛，不知所措的样子。病房里四个病人，两个在睡觉（我开始还觉得蹊跷，这么大的声音也吵不醒他们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就算醒着，也已经无力或

无心转过身子、睁开眼睛了。），一个老奶奶侧卧着睁大了眼睛，无奈而痛苦地看着这场闹剧。护士长还算镇定，知道现在让学生们离开会搞出许多误会，只是向旁边的同学解释，“她脑子萎缩了，什么都记不得，今天七点才给她吃的饭，转眼就忘了——”

突然之间，老太太转过身来，腿搭在床沿上，手托着床想站起来。我、护工、旁边的一个男生赶紧过去，搀住老太太。谁知老太太突然抱住那个男生的胳膊，“你个没良心的老东西，你是跟谁鬼混去了啊！”

所有人都呆了一下。我们是想笑不敢笑，学生们就忍不住了，有捧腹狂笑者，有捂嘴偷笑者，有相视而笑者，有呵呵傻笑者。那男生满脸通红，真亏他够有爱心，没把手臂抽回去，只是站在那里，另一只胳膊也没闲着，抓耳挠腮显出一脸窘相。不知护士长是不是心里后悔，当初没让学生们走开，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。老太太已经把刚才与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护士长、暖水瓶的仇恨一笔勾销，现在只是抱着这条胳膊小声絮叨，“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回家看一眼啊……外孙子上幼儿园了……阿宝当上副经理了……”

这样絮絮地说了许久，老太太想必也累了，放开那个男生，瘫躺下去，腿还挂在床外。我和护工扶着她转过身子平躺下（她的腿真重，我险些扶不动），那个倒霉的男生赶忙溜回同学中间，护士长带着他们出去，嬉笑声与哄笑声渐行渐远。两个好心肠的女生没走，要喂另一个醒着的老奶奶吃香蕉。老奶奶顺从地张开嘴，把香蕉吞下去。刚才“撒泼”的老太太看到了，立刻满脸戾气，只是也许气力耗尽，骂不动了。但是她床头牌子上写了糖尿病+++，香蕉她不能吃啊。那张牌子上还写着尿毒症，脑萎缩，动脉粥样硬化，第一行，“姓名：李金花”。

李老太太睡下了，一切都进入了常规，在各个房间里转转，看有谁渴了就扶起来喂口水，有的病人还能下床，我就搀他下来，护工用轮椅推着他在小院里走走。到了中午，已经要虚脱了，感觉脑子闷得慌。我不值午班，闷闷地到食堂吃了饭（比原来学校里的还难吃），回到午休室里。那里是十六张床放在一间大屋里，如果两个女人是一千只鸭子，这里的鸭子能编一个师了，所以屋里大家聊得很是喧闹欢乐。旁边一个年长的护士听说李老太太现在归我护理，顿时同情起来，“那个老婆子见谁骂谁是出了名的，见到男人就抱也是出了名的，以前她能下床的时候，不少护工见了他都躲着走，因为她见着人就骂，要不又骂又打，要不又骂又抱。”不过她听我说今天李老太太骂起人来条理清楚吐字清晰，不禁大惑不解：“最近几个星期她越来越糊涂了，说话的时候跟满嘴土豆泥似的，也没人愿意凑过去听。而且她平时吃软怕硬，只敢欺负护工，见着穿白大褂的就老实了，今天怎么连护士长也骂开了。”

“她怎么老说有人谋害她啊？”

“谁能知道！上回她家孩子来了，我们问起来他们也不肯说，两个女儿眼圈都红了。可能在文革受刺激了？那也怨不着人家毛主席周总理，八竿子打不着的，谁知道她哪根筋抽住了。那天有一帮学生志愿者来，看她平时耀武扬威的，见着人家吓得跟孙子似的，赶紧把自己的手表杯子跟宝贝似的揣进怀里，哆哆嗦嗦地看着学生们，‘别，别砸，我是工人阶级……’”

“啊？我看她今天还好啊，不，好过头了，她拿一学生当她老伴儿了，人家学生还烫了头呢。”

“嗨，这个我倒知道，就是那天她的儿女说的，三年前她老伴儿得癌症住院，家里人怕她听了吃不消，就跟她说老爷子出远门了。结果这老爷子病程急，过一个星期就死了。儿女回家含着泪告诉李老太太，那一下子谁受得了？她就死活觉得儿女在骗她，老伴儿是被人勾跑了。从那以后她就有点儿糊涂，见个男的就当是她丈夫。她那些儿女们肠子都悔青了。得了不提这些了，中午好好睡一觉，下午有的你忙呢。”

我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地想这些。不知道这个李老太太以前受过多少磨难，才变成现在这个疯癫痴傻、暴力乖张的样子。她说的那一大堆疯话里，想必只有没换新暖壶是真的。一想到下午她不定怎么闹腾，我就烦闷起来。还有个问题我想不通：为什么没见到她做透析？她不是得了尿毒症了吗？

我明白这些，是后来的事了。被送进这家医院的人不只是绝症患者，他们是（被）放弃治疗的绝症患者，换句话说，等死的。因此癌症病人不化疗，尿毒症患者不透析，临终时也不上呼吸机抢救。就在昨天，一个病人突然跟我说他想吃烤鸭，吃涮羊肉和糖葫芦，吃所有好吃的东西。他原来是家什么公司的经理，精明狡诈，靠着加广告和偷税漏税把公司搞得如日中天。结果他喝酒太多得了肝癌，癌细胞像打了鸡血一样四处乱窜，扩散到全腹腔，来的时候腹水憋了一肚子，一戳就破的样子，哪里吃得了饭？我看着心酸，买了各式各样的小吃，订了十几个菜的外卖外加一只烤鸭，跟他说：“你啊，把每样儿都放嘴里嚼嚼，然后吐在口袋里，不要咽，咱就尝个味儿！”他从上午九点“吃”到下午两点，累了，说要歇一会儿。到三点钟我再去看，他已经没气了。

还是说回来，那天中午我过了许久才晕乎乎地睡着了，一直做着光怪陆离的梦：我是个红卫兵，拎着李老太太的耳朵喊：“什么工人阶级！你就是地主的崽子，天生的剥削者！”李老太太突然抱住我，“你个没良心的XX啊，怎么走了一年也不回趟家啊！”这时我周围的人们一起转过来面向我，一边鞠躬，一边用日语齐声说：“我是个不中用的蠢货，请多多关照！”他们一遍遍地说着，扰得我脑仁疼，正要轰走他们，他们突然一声比一声高地喊起来：“周护士！周护士！”

“周护士！周护士！”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看见一个护工，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。他说：“李金花死了，你快过去，护士长叫你。”

我赶紧过去，狭小的病房里挤满了大夫护士。她大概是上午回光返照，把气力一下耗尽了，中午刚躺下不久就去了。肥胖的脸上满是疲倦。我摸了摸她的手，已经开始发凉了。不久她的儿女来了，两个女儿不免哭成泪人儿，儿子跟我们办完了手续，他们把尸体抬进车里，回家准备丧事去了。水杯、毛巾、牙缸、梳子，都不要了。

上班第一天就遇着这种事，我压抑得想要杀人。我把李金花的床位收拾出来，准备到院里转转。那里一片喧嚣热闹，能活动的病人坐在轮椅里晒太阳，一群志愿者在表演节目。有些病人合着节奏拍巴掌，更多的人呆呆地望着前方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貌似这是个教会的志愿团体，唱的都是些赞美诗什么的。我仔细想想，其实也没什么，死亡本来就是这样，只是我原来不知道罢了。死了以后一了百了，还有一定几率上天堂或者转世当神仙，没什么可怕的嘛。你看今天天碧蓝碧蓝的，跟老舍描述的也差不多了，北京的空气质量果然改善了。现在得赶紧回病房，病人一中午没喝水呢，晚上回去跟老妈学着做鸡蛋炒韭菜，二十二岁都不会做饭的人伤不起啊。